

张晓风散文系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从你美丽的流域

中国环境文苑

中国环境文苑



从你美丽的流域

从你美丽的流域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张晓风散文系列

从你美丽的流域

责任编辑：弘 征 龚湘海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092 1/32 印张：5

字数：82,000 印数：1—10,000

简易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}7-5404-1584-3}{\text{I} \cdot 1261}$ 定价：8.0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(厂址：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：422001)

自序

坐在研究图书馆翻一叠一叠的旧报纸，翻报纸的原因是由于平日习惯不好，稿子随写随丢，如今要出书了，我只好自己来翻档案。当时是春三月，台大校园正是传说中的杜鹃花城复活，我虽在馆中深坐，亦能感知大地上万头钻动的小草。至于那艳如少年梦境的花海，正波狂浪骤的来拍打来冲击来摇撼这座图书馆，这座智慧潜藏的城堡。而旧报耐读，我翻着翻着就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，只记得花，只记得篇篇好文章——（当然不是指我自己的），一面翻着，当下就几乎要击节叫好，猛然想起今天下午真正该作的事，不禁对自己又好笑，又好气起来。

可是，何必出一本书呢？此刻，在这样浩瀚的书海里增不增加一本书又有什么差别？记得去年秋天赴波士顿开会，会后蒙张凤邀我赴哈佛燕京图书馆参观，并请我为馆中藏书——当然是指我的作品——签名。

“作者签了名的书就算善本书，以后就放在善本室里。”

我坐下签名，她慎重其事的拍起录影带来，“放在善本室”，多么好的诱惑，但我想起刚才和管理善本资料的戴先生聊天，他一面热心的告诉我贴什么颜色的标签就代表什么朝代，一面笑起来：

“哎，说句不好意思的话，这里好东西太多啦，元代以后的，在我们看来，简直就不算什么啦！”

我一面机械的为那十几本书签名，一面怔怔的想起那些话，心中觥觥起来，文学英雄的较力是要等千儿八百年的，千年之后，孰高孰下才见分晓。

那一次顺道又去访孙康宜和郑愁予执教的耶鲁。黄昏时分，夕阳穿越大理石屏窗，大片石材被照射得明艳欲滴如通透的古玉。这一次参观的，仍是图书馆。由于天晚了，我不打算再玩签名的把戏，愁予不服气，去把资料卡抽出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哈佛才十几本，我们有三十几本呢！”

我把卡片看看，不觉好笑起来，所谓三十几本是把我编过的书也算进去了，更可笑的是有些香港版的怪书也假我之名，说是我编的，也算到我头上，这真是一个古怪的世界。

然而，此刻我坐在台大的“研图”翻资料，我竟要再多出一本书吗？

想起前年，在北海道，冬雪隆重盛美。我白天倦游归来，深夜便躲在女友的小楼里，享受窗外圆

月映雪，窗内灯火沸茶的情趣，忽然，台北长途电话来了。

“嘿，嘿，你没想到吧，你在北海道我们也有本领导追踪到哩！”电话那头是《时报周刊》的朋友，口气里有着近乎促狭的得意。

哎！的确是没想到，我有着淡淡的无所遁形的悲哀。

“找你，是希望你说几句话，去年度‘文学类’的书里，你的《我在》排行榜第一，你的书如此畅销，你有什么感想？”

远赴北海道是来“消失”的，是来做人间游戏中的“躲方”的。怎想到，一通电话，便被人从茫茫雪原中揪出，而且，在别人的好意中被迫回答问题。

我其实并不是“畅销书作者”，我只是一个作者——偶然有一、两本书畅销而已。像我的戏剧作品，便很冷门（虽然最近每在中国大陆上演，并且据说很受欢迎）。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，并不是排行榜上有名，最重要的——这很难说得让人明白，我举例来说吧，有个女孩从香港寄信来，她来自印尼，在香港看了我的书，很想和她的朋友分享，但印尼是个禁止华文的国家，她于是把书一页页拆开。每次写信，就偷偷夹寄一、二页回印尼去给她的朋友。这样的故事每让我感动到悲喜失措的程度。——有人在读我，不是一万人二万人或五万人十万人，而是，

一个人，在远方，在华人不准到达的地方，有一个人，在一页一页一行一行读我。

——我是为这样的朋友而写作，而出书的。

然而却又有人问，为何好久不见你写文章了？

是吗？我听了不禁有二分惭愧，但剩下的八分仍是不惭愧的。没有写文章有时是必要的。想起我在台视公司“陈香梅剧本奖”颁奖会上的即席演讲词，或者可以借来作一番解释。

“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与其要我去品评这些新人的优劣，不如容我说说自己的评审过程和心情。记得那是秋天九月，我带着公司交给我的这叠稿子登上太鲁阁国家公园，投宿在一个叫做绿水的地方。清晨起来，就着山中微熹看一本本创作，太阳愈来愈亮，水声在下，鸟声在上，在这样的高海拔上，面对山光云影，读这样高水准的作品，这时节，国家公园正待成立，一切的美好或待保存或待构成，而我，是一个有幸亲睹其成的人，和古人今人相比，我都自觉幸运……”

这些年来，我跑了好些座国家公园，也参与他们的宣传工作，对于整体环境的关怀，不知可不可以作为疏于写作的藉口？终年不断的评审工作亦烦累劳神，然而我仍答应了，我总觉得人的后半也是用来还思还情的。

夏夜初长，我到阳台上去摘盛放的小白茉莉，儿子忽然大叫：“呀，荷花发小花苞了！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

我急忙的跑过去，那口气仿佛他的话听来难以相信似的。想想也好笑，荷花反正年年要开的，怎么乍听之下，竟觉不可置信呢？及至站在荷花缸前，看到毫端指天如倒立彩笔一样，含蓄欲有所挥洒的花梗花蕾，才算放了心，知道真有一朵朵清凉等待释放，但刚才为什么我惊乍不定呢？想来是因为荷花太好，好到不可置信，每逢开花，只觉是天恩天宠，不觉是自己分内应享的年度权利。

出书于我也是如此吧！别人以为我经常出书，早已看作例行公事。其实不然，我仍不免于惊诧和期待，仍然不免对自己说：“怎么，真的又有一本书了？”

薰薰欲有所燃的南风里，我是对别人和对自己都欲有所待的看花人。

目 录

1 自 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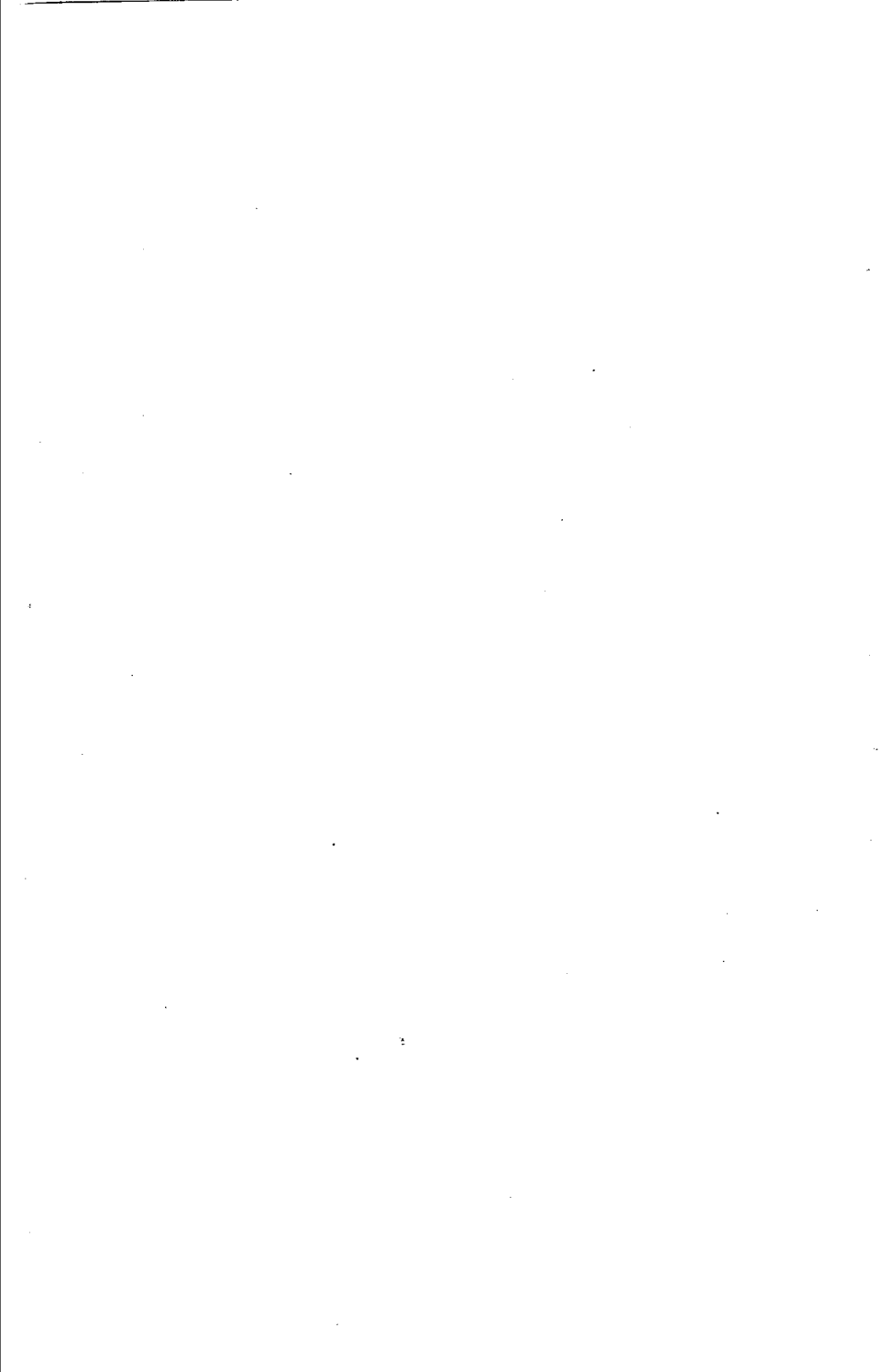
只因为年轻啊

- 3 一句好话
- 10 杜鹃之笺注
- 15 幸 亏
- 21 春日二则
- 25 想要道谢的时刻
- 27 一抹绿
- 29 林中杂想
- 38 谁 敢？
- 41 只因为年轻啊
- 53 星 约
- 65 触 目
- 70 你要做什么
- 83 眼神四则
- 92 动情二章
- 98 偶 成
- 104 山的春、秋记事

从你美丽的流域

- 119 从你美丽的流域
- 125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
- 130 回首风烟
- 135 鼻子底下就是路
- 138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

只因为年轻啊



一句好话

小时候过年，大人总要我们说吉祥话，但碌碌半生，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了，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，令人思之不尽，但却不是“升官”“发财”“添丁”这一类的，好话是什么呢？冬夜的晚上，从爆白果的馨香里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……

1

你们爱吃肥肉？还是瘦肉？

讲故事的是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密，那一年我八岁，听善忘的她一遍遍重复讲这个她自己觉得非常好听的故事，不免烦腻，故事是这样的：

有个人啦，欠人家钱，一直欠，欠到过年都没有还哩，因为没有钱还嘛。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，他不甘心，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，

躲在门口偷听，想知道他是真没有钱还是假没有钱，听到开饭了，那欠钱的说：

“今年过年，我们来大吃一顿，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？还是瘦肉？”

（顺便插一句嘴，这是个老故事，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。）

那债主站在门外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气得要死，心里想，你欠我钱，害我过年不方便，你们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拣着吃哩！他一气，就冲进屋里，要当面给他好看，等到跑到桌子一看，哪里有肉，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蕃薯，欠钱的人站起来说，“没有办法，过年嘛，萝卜就算是肥肉，蕃薯就算是瘦肉，小孩子嘛！”

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，瘦肉就是红红的蕃薯。他们是真穷啊，债主心软了，钱也不要了，跑回家去过年了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，分明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，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，难关要过，礼仪要守，钱却没有，但只要相恤相存，菜根也自有肥腴厚味吧！

在生命宴席极寒俭的时候，在关隘极窄极难过的时候，我仍要打起精神自己说：

“喂，你爱吃肥肉？还是瘦肉？”

2

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。

他去欧洲开会，然后转美国，前后两个月才回家，我去机场接他，提醒他说：“把你的表拨回来吧，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说：

“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！我根本没有拨过去！”

“那多不方便！”

“也没什么，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，我才能想象，现在你在吃饭，现在你在睡觉，现在你起来了……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。”

他说那句话，算来也有十年了，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，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，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红。我和他，只不过是凡世中，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，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，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、感念不尽的恩情。

3

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！

经过罗马的时候，一位新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。

“很好喝的，喝了一辈子难忘！”

我们跟着他东抹西拐大街小巷的走，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，走久了，让人会忘记目的地，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。

忽然，一阵咖啡浓香侵袭过来，不用主人指引，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。

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，白瓷很厚，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。店里的人都专心品咖啡，心无旁骛。

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为我们拿出杯子，我捧在手里，忍不住讶道：

“噢，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哩！”

侍者转身，微微一躬，说：

“女士，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！”

他的表情既不兴奋，也不骄矜，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，只是淡淡的在说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。

是的，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，凉杯